

人老了,要主動跟3種人斷交,這不是老糊塗,而是有遠見

人,有絕交,才有至交;有自救,才能被救贖。世事瞬息萬變,人潮熙熙攘攘。生命就像行駛的列車,在途中的中轉站,我們會遇見許多的人,但並不是所有的關係,都值得我們去維係。

年少之時,肆意灑脫,交杯換盞,習慣了囂張喧嘩,人情聚會不容缺席。歲月漸長,少了輕狂,多了沉穩,看透了虛情假意,也學會了獨善其身。人越老,越要學會往回收,收至三兩知己,輕捧一杯淺茶。精簡社交圈子,主動跟這三種人斷交,把時間留給值得的人,才是晚年最大的遠見。

情緒價值低的人

心理學中,有個著名的“情緒傳染實驗”:實驗將一個笑容滿面和一個愁眉苦鎖的人關在同一房間里,觀察記錄他們的情緒變化。結果,在不到半小時的時間里,房間里的氣氛就已變得壓抑難安,兩個人的臉上再也見不到笑容。可見,不良情緒的傳染能力遠高於好情緒帶來的影響。

人與人之間的磁場是會相互影響的。與正能量的人同行,自己也能光芒四射;和情緒價值低的人待久了,心緒也會變得頹喪消沉。

作家林清玄在上高中時,學習成績堪憂,性格也十分不羈。上學期間,他整日與同班的所謂“死黨”四處遊逛,“心就像鳥飛出籠子一樣”。期末考試時,林清玄一大半的功課都是補考才通過的。這時,他已準備默默退學或是輟學回家,但王雨蒼老師的出現卻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。王老師請他去家里包餃子,肯定了林清玄發佈在報紙上的文章。臨走時,王老師又拉住林清玄,告

訴他:“有什么想法,可以隨時來找老師談,千萬不要自暴自棄呀。”恩師的肯定,讓林清玄重燃了對生活的希望。他從此收斂心性,發奮讀書,作品也陸續刊登在報刊雜誌上,最終成爲了家喻戶曉的大作家。



聽說過一句話:“有些人來到你身邊,是幫助滋養你的;而有些人的靠近,是消耗拖累你的。”每個走進我們生命的人,都參與了我們,也塑造着我們。壞情緒會傳染,溫暖也會傳遞。

和情緒價值低的人在一起,你就只能看到生活的一地雞毛和人生的千瘡百孔。和正能量的人相交,你也會變成一顆小太陽,去溫暖別人。

不懂得感恩的人

聽說過這樣一個故事:古時有兩戶人家是鄰居,一家窮,一家富。一年大旱,田里顆粒無收。當時靠天吃飯,富人還能靠着存糧勉強過活,窮人家就只能餓肚子。多年的相鄰而居,兩家未曾鬧過什么矛盾,富人覺得總不能眼睜睜看着鄰居一

家餓死,於是送了一升米過去。誠然,這升米就如同雪中送炭一般,窮人萬分感激,登門道謝。兩家主人聊着聊着就談到了來年種子的事情,富人又慷慨地送了一斗米給窮人,讓他來年當種子。回家後,家里人聽說此事後,反道:“一斗米根本不夠明年的種子,他們家那末有錢,竟如此吝嗇,這是爲富不仁。”“升米恩,斗米仇”便來源于此。

話聽來讓人寒心,卻道盡了人性的貪得無厭。當救急變成了依賴,你的善良也就成了天經地義。

南北朝時期,北燕王高雲時常供養一些武士作爲自己的心腹。一次,他偶然救了兩個吃不上飯的武士,供他們吃喝,讓他們衣食無憂,兩人的吃穿用度,都與高雲一般。結果,兩人非但沒有感恩高雲,反而想:“憑什么他是王我們是奴,見他還需鞠躬下跪?”於是,兩人佩劍入宮,謊稱有事報告,將高雲刺殺至死。郭德綱有句至理:“遠離那些忘恩負義的人,因爲雷劈他的時候會連累到你。”人的慾望是無限的,越是輕易給予其滿足,慾望便會膨脹得越快。一味地滿足別人,就是災難的來源。幫人是情分,不幫是本分,從來沒有所謂的理所當然。餘生很貴,對你好的人,記得珍惜,不知恩的人,一定遠離。

缺乏邊界感的人

作家周國平在書中寫:“分寸感是成熟的標誌,人際交往要懂得遵守人與人之間必要的距離。”

現實中,缺乏邊界感的人,往往聽不懂他人的“弦外之意”,悟不到交往的“隱形規則”。那些步步緊逼的所謂“關心”,讓人猶如脫水的魚,窒息

而絕望。

張愛玲小說《金鎖記》中的主角曹七巧,就是這樣一個毫無分寸之人。七巧在嫁入姜家後,成爲了府上的二少奶奶,然而,一些沒有邊界的行爲和語言,讓她在府中並不討喜。小姑姜雲澤念過書,是個有自我想法的新時代女性,七巧卻故意在婆婆面前說,讓雲澤早些出嫁。兒子得了新婦,她又偷偷打聽二人私事,跟人到處宣揚,讓媳婦不堪其擾,最後鬱鬱而終,兒子再不敢娶。

曾國藩有言:“與人相交,疏疏落落。”人際交往的最好狀態,不是萬事不分你我,而是懂得熟而不逾矩。

畫家黃永玉被稱爲畫界“鬼才”,也是金庸先生的至交好友。他畫畫有個不成文的規矩,定好的價格絕不能變。一次,有人向黃永玉求畫,可又覺得畫價太高,想再與他商量一下價格,結果斷拒絕了。此人便迂迴找到了金庸,想讓他幫忙說一下情,將價格談下來。金庸想也沒想,一口回絕道:“我出面說情就是在爲難永玉,他給我面子就是壞了規矩,不給我面子難堪的是我,我又何苦?”

國與國有界限,才能避免衝突;人與人有邊界,才能和平相處。人至晚年,不讓別人介入自己的生活,是智慧;

不過多介入別人的生活,是修養。人生最大的悲哀,莫過於將僅有的大好時光浪費在了不值得的人和事上。時間總會幫你過濾掉很多東西,其實,三兩好友,遠勝於萬千泛泛之交。

情緒價值低的人,應當遠離;不懂得感恩的人,應該冷對;缺乏邊界感的人,要去割捨。人,有絕交,才有至交;有自救,才能被救贖。學會及時止損,永遠是我們人生的一堂必修課。

不要讓別人亂了自己的節奏

尊重別人的節奏,但只成爲自己。曾聽過這樣一句話:“這世上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區,你不用和別人一樣。”一個人的人生,宛如一場漫長的馬拉松賽,都在屬於自己的賽道上奔跑。不管別人的速度是快是慢,是在前還是在後,都要保持自己的步伐和節奏。只要心無旁騖的前行,就一定不會抵達終點。

遇到別人的質疑,不爭

老子的《道德經》中有雲:“上善若水,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”不爭,是一種淡泊,是靜水流深,是天高海闊無謂的境界。

學界泰斗季羨林,和臧克家在一家小飯館用餐,隔壁座上有一對母子,中途,母親將孩子獨自放在凳子上,去上衛生間;沒多久,孩子不小心從凳子上跌倒,哭鬧起來;季羨林立即上前扶起孩子;這時,母親從洗手間回來,毫無理由地冲着季羨林咆哮:“怎么能欺負孩子!”然而,季羨林卻靜靜地回到自己的座位,繼續用餐,從頭到尾,保持沉默。那孩子的母親認爲季羨林理虧,愈發咄咄逼人,嚷嚷着要帶孩子去醫院檢查,聲稱孩子受傷,必須索取醫療費。幸好有飯館老闆和其他食客出面,解釋情況,爲季羨林解圍。事後,臧克家問季羨林:“明明被誤解了,爲什么不好好地解釋,任由別人指責?”季羨林笑着回答:“與一個凡事動輒罵人的人爭辯,只會引發無休止的紛爭,何苦讓自己陷入不愉快?”

人生在世,總會遭遇挑釁與詆毀。口是致命的斧,言是割舌的刀,針鋒相對,傷敵一千,也會自

損八百。正所謂“萬言萬當,不如一默。”所有的糾纏,買單的終究還是自己。與其在唇舌舌戰中兩敗俱傷,不如保持沉默,不爭不辯。

爲人,管得住嘴,穩得住心,扛得住事。處事,得饒人處且饒人,方能諸事順遂,萬事無憂。

面對別人的建議,不亂

有一位發明家曾說過:“別讓他人嘈雜的意見,淹沒了你內心的聲音。”

戰國時期,趙國遭遇秦國進攻,趙幽繆王急召李牧率精銳抵禦。李牧善於用兵,秦國久攻不下。於是,秦國便派人賄賂相國郭開。郭開本是貪財之人,立即便答應在適當時機,爲秦謀利。後來,秦國再次發起進攻時,郭開趁機向趙幽繆王進讒言。誣陷李牧擁兵自重,欲借趙國危難之際叛國。趙幽繆王並未查證,便聽信了郭開的話語。絲毫不顧戰局,派人將趙國大將李牧殺害。於是,秦軍乘趙軍營中沒有大將可用,一路勢如破竹,打得趙軍連連潰敗。最終,趙國被滅,趙幽繆王被俘,而郭開也在逃亡的路上被殺。正因爲趙幽繆王聽信讒言,誅殺忠臣良將,才會自食惡果。

旁人隨口的建議,並不需要對個人的人生負責。不加選擇,便肆意採用他人的意見,只會讓自己陷入萬劫不復之地。一個人無法掌控他人的

行爲,但可以左右自己的人生。面對別人的意見,懂得分辨,去其糟粕,取其精華,方能處於主動,主宰自己的人生。

看到別人的成果,不慌

曾聽過這樣一句話:“千萬不要看見別人發光,就覺得自己黯淡。”人生都是屬於自己的,不該因別人的成就,而擾亂自己的步伐。

從前,有一個王子來到了海邊,釣海魚。王子的魚鈎像大鐵鉤,釣繩像水桶一樣粗。他坐在海邊的山上,長年累月的垂釣,卻無所收穫。而另一個垂釣之人,扛着魚竿,東游西蕩。無論是在池邊、河邊,還是在湖邊、海邊,天天都滿載小魚蝦,從王子身邊路過。很多路過的行人,也會議論紛紛,都覺得王子太過蠢笨。王子卻毫不理會,屹立不動,一坐十年。十年之後,王子終於釣上了一條極大的海魚。最終,王子將魚肉分割開來,讓全國人享受魚肉的鮮美,好長時間都未曾吃完。

楊絳曾說過:“無論人生上到哪一層台階,階下有人在仰望你,階上亦有人在俯視你。你抬頭自卑,低頭自得,唯有平視,才能看見真實的自

己。”向上的人生,是不慌不忙地成長。有的人少年得志,有的人卻大器晚成。不必憂心暫時的落後,不必恐慌一無所有。凡事都有自己的節奏和速度。與其急于追逐,屈服在挫折焦慮之下,不如腳踏實地,在自己的節奏里穩步提陞。掌握了自己的節奏,方能交出屬於自己的滿分人生答卷。

常聽到這樣一句話:“前方道路擁堵,但你仍然在最佳路線上。”人生的路漫長且曲折,偶爾堵車是很正常的。不必爲自己設限,不必活在別人的節奏里。堅持自己的人生方向,在自己的節奏里閃閃發光,未來就會有無限的可能。



以責人之心責己,以恕己之心恕人

那我們爲何會看不慣別人?人家招你惹你了?還是你羨慕嫉妒恨了?

這到底是一種什么心理?

我們應該如何去改變自己的這種心理呢?

這個世界,本就絢麗多彩

俗話說:“大千世界,無奇不有”。

若我們看到的天空只有藍色這一種,那么夕陽西下的黃昏和晚霞我們將無緣看到;

若我們看到的花兒全都是一種顏色,那么春意盎然,姹紫嫣紅的鮮花我們將無緣看到;

若我們看到的人群全都一種膚色、一種相貌,那么試問你還如何分辨呢?這個世界也將失去了活力和生機,到那時還有什么意思呢?

故有無相生,難易相成,長短相形,高下相傾,音聲相和,前後相隨,恆也。——老子

那些一直在變的其實才是唯一保持原本的,這樣多樣性、多元化的一切都在這個世界共存着。

之所以我們看不慣別人,就是因爲內心深處的“不認同”。

實際上,這世間本無對錯之分,大家都是獨立的個體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認知,再加上各自的生活閱歷不同,導致對事物的觀點也就千差萬別了。

若是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別人,那就是道德綁架,一旦別人做的不合自己心意,就看不慣人家,這便是你的“小人之心”了。

自古以來就有君子和小人之分。《論語》中有這麼一句話形容二者:“君子坦蕩蕩,小人長戚戚”。試問誰不願意親君子遠小人呢?

孔子的弟子子貢曾與綠衣人辯論,子貢問他:“一年有幾個季節?”綠衣人回答:“三季。”

子貢說:“你錯了,應該是四季才對。”但綠衣人堅持是:三季。後來子貢問師父孔子:“師父,一年不是應該有四季嗎?爲什么綠衣人硬要說是三季呢?”

王陽明:真正成熟的人,看誰都順眼

孔子說:“你看到的是四季,但綠衣人他從來沒能活到第四個季節,所以他以爲一年就只有三季。那你們倆都沒有錯,只是看到的事物不同而已。”

本以爲是別人眼光短淺,自己才是最正確的。殊不知這樣大錯特錯。往往更成熟理智的人,看待事物比較全面,他們能夠從心底里去包容並尊重彼此之間的差異性。

而君子是不會在同一個問題上爭論不休,直到達成一致。他們是會彼此欣賞,取長補短,即使兩人爭論再激烈,也不會影響到彼此的關係。

北宋的司馬光與王安石二人就是君子之交

他們算得上彼此的政敵,各自認爲對方的主張太過荒謬,自己的主張才是最正確、最應該被採納的。

當司馬光落難之時,皇帝讓王安石來評價此人,王安石分別從人品、能力、才華等方面都夸讚連連,這才使得司馬光得以保全。

當王安石被朝中大臣彈劾之時,皇帝讓司馬光提點建議,司馬光十分誠懇地說道:“此人嫉惡如仇,胸懷坦蕩而又忠心耿耿,有一種君子之風。”

這便是司馬光與王安石的“君子之爭”。在利益面前,人們尚且可以做到君子之爭,更何況我們所看不慣的人都跟自己毫不相關!



內心藏風景,眼前無是非

王陽明的學生曾經問到:“花在深山中自開自落,跟我的心有什么關係嗎?”

王陽明回答道:“你沒看到這花時,花與心同歸于寂,你來看它時,花的顏色一時亮白起來,你說這花在不在你心外?”

往往你在生活中看到的事物,就是你的內心所想。

換句話說,當自己看不慣別人時,覺得他渾身上下沒有任何優點,實際上這些缺點也存在于自己的身上。

這就是心理學所講的“投射效應”。

大文豪蘇軾曾與好友佛印一起修禪之時,他問佛印:“你看我像什么?”“我看見你像一尊佛。”佛印回答道。

誰知蘇軾對佛印說:“我看你像牛糞。”說完便很開心地離開了。回了家,他將此事當作笑話講給了蘇小妹,這是蘇小妹笑了笑說:“哥哥你又輸給了佛印。”

“因爲佛印心中有佛,所以在他眼里萬物就皆是佛;而在哥哥不能靜下心來修禪,所以眼中自然而然也就看到不淨之物了。”蘇軾聽完很是慚愧。

正所謂“相由心生”。王陽明也曾說:“滿街皆爲聖人。”

眼里有光,目光所及皆是美意;內心無花,似錦繁花與荒蕪無差。

生活中,若是你看不慣一個人,那么你應該先反思自己,爲何將注意力過多地投放到別人那里?

你覺得別人不如你,不理解甚至還看輕別人,那這樣你因此換來的“優越感”就會隨時崩壞,根本無法紮根在你心里。

畢竟當你內心感覺到一絲絲驕傲優越的時候,你其實已經輸了,而且輸得很徹底。

一個人內心的滿足應該是自我的充實,絕不是看輕別人而抬高自己。

如果你能夠不斷地提陞自己,開闊眼界,那么你的內心就會豐富多彩,所看的這個世界也一定是絢麗多姿的。

最高級的修養,是接受他人的“不一樣”。

時光總是匆匆而過,不知不覺你在看不慣他人一事上已經浪費了大把的時間,與其如此,倒不如多多完善自己,接受他人的“不一樣”。

將自己的標準強加於人,指指點點,似乎在彰顯自己多牛,但其實這是自私,是強迫,是道德綁架。

在看不慣的背後,掩藏了一顆強求的心。這個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人,誰都是獨一無二的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
對他人看不慣,實際上是自身的修養不夠。往往真正有修養的人很低調,他們不會表現自己,他們能夠尊重他人。誰都有選擇的權利,你憑什么要對別人的生活指手畫腳?

我不同意你說的話,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。——伏爾泰

現在人相處都講究三觀,到底何爲三觀呢?即人生觀、世界觀、價值觀。

三觀不同的人相處會很累,之所以累,就是因爲大家對同一事物的看法不同,觀點不同,常常會爭執不休。

當你看不慣別人的時候,想想自己有沒有被別人看不慣的地方,畢竟人無完人。若能“以責人之心責己,以恕己之心恕人”,那你雖聖賢就不遠了!